

新 中 文 學 庫

呂 氏 春 秋

莊 適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選註者 莊適

主編者 朱經農五適

學生國
學叢書

呂氏春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第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三版

(2 0 7 5 3)

學生叢書呂氏春秋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選註者

莊

主編者

朱王

* 版權所有必印翻 *

發行所
印 刷 行 者 兼

商務印書館
經雲

農五 適

各
印
書
地

館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 二、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 三、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緒言

一 呂氏春秋的由來

呂氏春秋舊題『呂不韋撰』，其實是他門下士所作。原來這部書產生的原因，很是特別。當呂不韋做秦國宰相的時候，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嘗君，都折節下士，喜賓客，賓客愈多，他們的名氣愈大。呂不韋覺得秦國這樣的強盛，自己又這樣的貴顯，這件事不應當不及他們，所以也盡力招致賓客，居然也招得食客數千人。那時候諸侯辯士如荀卿、虞卿一班人，都著書傳布天下，不韋一想，這也是顯名的妙法，自己雖能力不及，現放着許多食客，正好利用，於是也叫他們把自己的心得，和傳聞的故事，各自寫出來，集成一書，他就把這書冒稱自己的著作，名爲呂氏春秋，這便是呂氏春秋的由來。

了。

二 呂不韋傳

呂不韋本是陽翟地方一個有名的富商，有一次，他爲着賣買的事，到趙國去，恰巧有個秦昭王庶孫名楚的，在趙國做質子，不韋見了，以爲奇貨，就和楚商量，說他父親安國君現做昭王的太子，要到秦國去運動安國君，把他立做嫡嗣，楚聽了這話，很是歡喜；後來不韋到了秦國，居然把這件事運動成功，不用說，楚自然把呂不韋感激到十二分。不上幾年，秦昭王死了，安國君即位，爲孝文王，就立楚做了太子，孝文王在位一年，又死了，楚即位，爲莊襄王，因呂不韋有大功，拜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以爲酬報。莊襄王在趙國的時候，有一趙女，和不韋同居，有了身孕，不韋就把她獻給莊襄王，等到生下來，却是個男孩子，莊襄王給他提名叫政，以爲是自己的骨血，却不知他的生身父就是呂不韋；莊

襄王立三年，死，政卽位，——這就是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這時候那個和不韋同居的趙女，已爲太后，常常和不韋私通，不韋怕事情發覺，害及自己，另外覓得一個大陰人，叫做嫪毐，裝作宦者，送入宮中，做了自己的替身。後來始皇長大，有人告發嫪毐，並非宦者，考問得實，嫪毐族誅，不韋也被牽連，革去相職，休歸河南；諸侯賓客使者聽得不韋革職，接連不斷的到他家問候，始皇防他作亂，叫他率領家屬遷居蜀地，不韋怕終究不能免死，就服毒自盡了。

三 呂氏春秋的價值

照上面所說，呂不韋用機詐手段，博取富貴，品行既無足取，功業又不足稱，不過是一個奸險小人罷了，怎麼會揚名後世的呢？那就不能歸功於呂氏春秋。原來呂氏春秋這部書，很有可取之處：如貴養生的本生等篇，譏厚葬的節喪等篇，重廉節的誠廉等篇，通時變的察今等篇，立論都切中時弊；其他大至君人之

道，小至人事之常，也無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呂不韋有了有這樣一部巨
牌的書，人家自然援着『不以人廢言』之例，不去十分說壞他了。

周秦之間，著書的人，大抵『有爲而發』，如說虛無的老子，託寓言的莊子，
抒忠憤的離騷，說性惡的荀子，尚刑名的韓非子，沒一個不『自成一家之言』。
至於借著書以邀名，那書又不是一人專著的，只有呂氏春秋。但是這一點正是
呂氏春秋的特色，全書以儒家爲主，其中却道家言也有，墨家言也有，名家言也
有，法家言也有，農家言也有，兵家言也有，『沈博絕麗，』（畢沅語）備天地萬物
古今之事，（語見史記本傳）在羣書中可稱『獨樹一幟』。

呂氏春秋取材廣博，如禮經、莊子、老子、文子、亢倉子……等，都是他的藍本；
等到始皇焚書，他采取的原書，除去上列的幾部外，多半亡失，後人要探索古書，
却只能從呂氏春秋內覓得一鱗半爪，因此更覺得這部書有流傳的價值。

可是呂氏春秋這部書，大體雖是不差，不能說沒有『小疵』。因爲全書多至二十餘萬言，又不是一人作品，結構自難細密，旨趣自難純一；所以書中往往有記載失實、主張衝突、議論不聯貫的地方。然而書成之後，呂不韋將他『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見史記本傳）當時竟沒能增損的，那是甚麼緣故？高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這句話或者是不錯的。

四 結語

作者著呂氏春秋的時候，六國雖沒有滅亡，但是大勢所趨，大家知道此種分裂的狀態，不能持久，秦國必得天下，所以書中常有天下不可無天子的話頭，換句話說，就是天下不可不統一；不過怎樣始能統一，統一後怎樣善後，不可不研究，我們從書中窺察，知道他統一的方法，是用武力，善後的方法，言之甚詳，約

分君主、人臣、用民、制度數方面立說。作者初意，很希望將來見諸行事，做一代興王的典則。不料秦得天下之後，李斯作相，迎合了始皇的意旨，嚴刑峻法，專制一切，把書中所說，都撇在腦後。作者一番苦心，竟完全埋沒了。然而呂氏春秋幸而早作二十年，若使再遲二十年，嚴酷的秦法已定，人民已失其言論自由，作者這種學術思想，恐怕連發表的機會也沒有了；所以退一步想，呂氏春秋能彀成爲傳作，已經是幸事，怎麼還說得到實行他的理論呢。

一九二六年七月 莊適

例 言

呂氏春秋全書分十二紀八覽六論，每紀分五篇，每覽分八篇，每論分六篇，合計百六十篇；本書精心采輯，在十二紀中，選本生重已貴公盡數先己審己精通節喪安死異寶異用當務誠廉十三篇，在八覽中，選謹聽首時權勳貴因察今先識覽去宥精諭離俗覽貴信舉難名類十三篇，在六論中，選期賢疑似察傳壅塞別類分職務大七篇，共計三十三篇，都是精美切要之作。

凡關於古代典禮、階級觀念、武力主張等材料，本書以爲不合時宜，都從割愛。

呂氏春秋有元刻本，有明刻本，畢沅依各本校勘，刊行靈巖山館本，光緒初年，浙江書局據此校刻，本書所用，就是浙局所刻的畢氏校本。其中錯誤之處，除

依畢校外，更取孫詒讓《札述》、俞樾《諸子平議》、陳昌齊、呂氏《春秋正誤》等書，詳加訂正。

高誘註往往有不當之處，本書悉據各家訓解，爲之糾正。

目錄

十二紀選目

本生	一
重已	五
貴公	九
盡數	十三
先己	十六
審已	二〇
精通	二三
節喪	二七

安死	三
異寶	三六
異用	三九
當務	四二
誠廉	四六
八覽選目	四六
謹聽	四九
首時	五三
權勳	五八
貴因	六三

察今.....六七

先識覽.....七一

去宥.....七六

精諭.....七九

離謂.....八四

離俗覽.....八九

貴信.....九四

舉難.....九八

召類.....一〇三

六論選目

期賢	一〇七
疑似	一一〇
察傳	一一三
壅塞	一一七
別類	一一一
分職	一二〇
務大	一二八

本生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四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五

○本生以能養其生爲本之意。○攖，猶戾也。如上古帝王教民爲宮室，教民火食，教民耕稼醫藥，使民無夭折之患，皆爲能養天之所生者。○故事也。四多立官乃任不肖以害民，則失所爲立官之意。五修兵本以備寇，而因民心之不順所修之兵，適爲己害，則失所爲修兵之意。

夫水之性清，土者抯○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抯○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四

○拍一說，本作滑，讀如骨濁也。○身爲物所役，雖徇之而勿悟，所謂以性養物也。○輕以喻物，重以喻身。四無幸必亡，言其國必亡無幸也。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瘡，○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四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五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裏也。若天地然，○上爲天

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惛。①此之謂全德之人。②

○懶音怯（く一せ）快也。已語助詞。○瘡音音（二五）口不能言也。○遁流逸不能自禁也。

○招準的也。○章章明也。○臭嗅覺靈也。○三百六十節骨節之數。○宇宙區域之內。

○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著天地然。○惛讀如憂悶之「悶」義亦同。○其人不論升沈，德行皆無虧缺，故曰全德之人。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麌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肖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不知，不知持盈知足之道也。○貧賤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難。○招致也，麌麌，過佚則血脈不通，骨節不堅利，故爲招麌之機。○彊讀上聲，強而食也，蓋酒醉肉飽，猶必食之，故曰強也。

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靡，音靡。曼，音漫。細理，音密。弱肌，音弱。美色，音美。聘齒潔白齊整之齒也。聘，音聘。齒，音齒。潔，音洁。白，音白。齊，音齐。整，音整。○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歌音蕩人心志。淫，音淫。辟，音僻。私，音私。會，音會。歌，音歌。音蕩，音蕩。心，音心。志，音志。紂使樂師曠斥爲亡國之音。曠，音旷。斥，音斥。亡，音亡。國，音國。之，音之。音音。謂紂太師以此音自投濮水。自，音自。投，音投。濮，音濮。水，音水。此聲必得自濮水濮衛地後因稱淫聲爲鄭衛之音。得，音得。自，音自。濮，音濮。水，音水。濮，音濮。衛，音衛。之，音之。音音。○如許由巢父等。許，音许。由，音由。巢，音巢。父，音父。等，音等。○夸以一說當作「以夸」。夸，音夸。以，音以。一說，音一說。當，音當。作，音作。『以夸』，音『以夸』。名輕富貴之虛名實全生保性之實。輕，音輕。富貴，音富貴。之，音之。虛名，音虛名。實，音實。全生，音全生。保性，音保性。之，音之。實，音實。

重己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
○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長

至，常當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僕此論不可不熟。④

①倕音垂（ㄔㄨˊ），堯舜時巧工，亦作「垂」。②有之利，有諸己者爲利便也。

③崑山，崑崙山之

簡稱。玉之生於崑山者，燔以爐炭，三日夜而色澤不變。

西漢長江與漢水珠出於江漢者，黑夜生

光，夙稱美珠。

⑤蒼璧，玉之一種，石多而玉少，珠之不圓者曰璫。

⑥天子雖貴，己雖賤，人仍重視己

貧賤之身也。

⑦雖有天下之富，不肯以己易之也。⑧且明謂之賂，一賂失之言，一旦失其生命。

⑨慎謂慎於以所賤易所貴，以所輕易所重，以所危易所安也。

⑩雖慎而不當，故曰何益？⑪師者，

瞽師無目者，糠易盲子目，枕之以糠，不利之也。⑫嬰兒聞雷驚怖，聾者不聞，方雷猶抱兒窺之於堂，使之益怖。⑬殊絕也。⑭可不可一說，下「可」衍，「不」讀如「否」。⑮召致也。⑯所召謂死

生存亡召之者，謂所召之由在己，死生存亡之至，惟在於己，己之所行得其道，不求福而福自至，不得

其道，雖力求免禍而不得，故曰其至不可禁。⑰熟與「孰」通，思也。

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動，而牛不可行，迺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

而生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④欲之何益？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⑤，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歷，^⑥多陽則痿。^⑦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輝^⑧，熱；理寒^⑨，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⑩輓^⑪，中大^⑫輓^⑬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⑭也，足以觀望勞形^⑮而已矣；其爲宮室廊榭^⑯也，足以辟^⑰燥溼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酏醴^⑲也，足以適味充虛^⑳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㉑也。

○烏獲古力士名。^㉒勛首丹^㉓，^㉔盞也。^㉕捲音招^㉖，^㉗牛鼻上環也。^㉘恣任從之也。以之使所往也。^㉙死爲瞑視，則不瞑矣，不瞑即不死，故久視爲久不死之義。^㉚日逆其生，謂縱欲無度也。^㉛欲情欲。^㉜適調節之也。^㉝歷逆寒疾也。^㉞痿，蹙不能行也。^㉟輝音丹^㉟，^㉟燠

厚也。②理塞，血熱鬱於肌理也。

中中氣。苑，音郁（口），佛寺也。

以此長生。一作「以此求長生」。

③苑圃爲畜禽獸之所，苑大而圃小，園以植林木，池以蓄魚鼈。

勞形，言惟供遊觀，不沈溺於此，勞其形而心志不惑也。

④土方而高曰臺，有屋曰榭。

辟與「避」同；一作「備」。

酏，音

移（一）請酒也。醴，甘潤之酒，麴少而米多也。

⑤適味，謂調和腥羶，充虛即充飢也。

⑥節乎性，謂

和適其性，不過度也。

昔先聖上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
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
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
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
『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屑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
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周聞之曰：『去其「人」
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
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上志古記也。○二無得字。

○之，下有一必字。爲絕書名，亦作洪範。

五萬言平易

也。因義法也，古音俄，字與頗音協。

或有也好私好，惡擅作威福也。

伯禽周公旦

之子，封於魯，將行，將之國也。

利而勿利，言務利民而勿以自利。

楚之國號，舊曰荆。

○遺失

也。去其荆，言去荆字，祇曰人遺之人得之。

聃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聃，相傳母懷之

累歲而後生，故又稱老子，爲周守藏史，見周衰，乃西出函關隱去。

○去其人意謂天下得之。

○生

而弗子，生育民人而不以爲己子也。成而弗有，成遂萬物而不以爲己所有也。

○萬物被澤得

利，自以爲當然，故曰莫知其所由始。

○三皇，上古三名皇，其說不一：一謂天皇地皇人皇；一謂伏羲

神農女媧；一謂伏羲神農黃帝荒邈難稽。

五帝，上古五聖帝，其說亦不一：一謂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

頊；一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一謂少昊顓頊帝嚳堯舜。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

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

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

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吏吾眷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以已若者，不比於人；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斷，○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管仲名夷吾，字仲，諡曰敬，故又稱敬仲，相齊桓公稱霸。

○桓公名小白，春秋時霸主之首。

○仲

爲管仲之字，父爲尊稱。

○病困也，一作「疾病」，謂疾困也。

○漬音自（尸）漬甚，猶病甚，一作

「如漬甚」。

○弗諱言不能諱其死也。

○屬託也。

○未足以知之，未足以知人也。

○教猶告

也。

○鮑叔牙，齊大夫，少與管仲相友善，知仲之才，薦於桓公而稱霸。

○不比於人，不能教導之使。

與人齊也。○聞人過而不忘，必不念人之功。○隱明，齊公族大夫，其先封於隱明，因以爲氏。○

上志志上世賢人而模倣之，下求猶下問也。

○醜恥也。黃帝上古聖帝言其能景仰古聖賢也。○

哀不已若者，謂能訓率之使與己齊也。

○不聞，不求聞其善，志在利國而已。

○物事也。於物有不知，言非其職事，不求知之也。

○於人有不見，言務在濟民，不求見之所謂，非家至而見之也。——

語見孝經。

○小察則奇其小節，略其大體。

○小智則以知小事自炫其能矣。

○大匠不斲，言大匠但視模範，不自創斷。

○豆到之假借字，裂也；大庖不豆，言大庖但調和五味，不親宰割也。

○大勇不鬪，言大勇不自圖而自能服人也。

○寇害也；大兵不寇，謂舉兵以義者，不害於民也。

○仲本事公子糾，糾與桓公皆出亡在外，齊亂，桓公自莒先入，糾自魯入，桓公以齊師禦之，仲射桓公中

其帶鉤，及糾敗死，桓公用鮑叔言，赦仲罪，迎以爲相，卒爲五伯首。故曰：「桓公去私恩五伯。」春秋時五霸

主，齊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也。

○月音炤，後人改爲「小」。○豎刀宮內小臣名刀者也，

自宮以近桓公，桓公嬖之，管仲陽朋卒，桓公信用豎刀，公卒，刀等爲亂，諸公子因黨爭立，公戶在牀，莫敢棺，凡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

○飾讀如飭，飭服謂整喪紀禮，或不復酒食肉也。

靈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蓋數自盡其長久之壽數，不促而短之也。○陰陽寒暑燥溼爲天之六氣，陰陽生寒暑，寒又生溼，暑又生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皆因之，人在氣交之中，適中則爲利，過節則爲害。○無所貪欲，則精

神與形體相守而不離，故曰精神安乎形。○本謂不嗜利欲之善性。

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

玉與爲精，則良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尊。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則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則精不流，則氣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掘。則爲聲，處目，則爲曠。則爲盲，處鼻，則爲鼽。則爲窒，處腹，則爲張。爲痔，處足，則爲瘻。爲蹶。則輕水所多，禿與癰，則人重水所多，澀與蹙，則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痺，則人苦水所多，尪與偏人。

○入內也，內與納同，必有入也，言必有所受之也。則大也，遠也。則因依也。則積垢也。

○蝶，一作蠶。不蝶，言不至朽腐如蝶蟬之臭也；又作蝶蠶，不穴解。則疏達暢行也。則肺筋脈壅阻作痛也。風眩暈病也。則揭音局，則戟持也；一說，曉。上音室，下之誤，耳病，卽今耳聾之屬。

○允曠音蔑，則一目，日兩末傷亦也，一說，目不明也。則孰音求，則首求，則鼻塞也。窒之義同。則張腹滿如張弓也。痔音疾，則一又，小腹疾，蓋瘕病之屬也。則瘻，則義皆見重已篇。則所處也。瘻瘦，則瘦也，臍疾也。則疎音種，則一腫足也，蹙音摶，則一足廢不能行也。則好。

○瘻，則瘻也，臍疾也。則疎音種，則一腫足也，蹙音摶，則一足廢不能行也。

美好。毛痺音撓（ㄉㄨㄞ）癱也。禹冠音澑（ㄨㄤ）突胸仰向疾也。偃音延（ㄢ）曲背。

凡食無飴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
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
○百節處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
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於招，○何益於！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
止矣；故巫醫毒藥，遂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

○烈味，味之常刺戟性者。重酒，酒質之濃厚者。○疾首，致疾之端也。○時，謂有節制。○心肝脾
肺腎，舊稱五藏。葆安也，謂所以安五藏也。○甘味，言不論何味，皆以爲甘，所謂飫者甘食也。○和
精，調攝精氣。○端容，猶正容。○皆食頃不亂之狀。○將養也，言收束神氣於七竅間，使不外散也。○虞
歡，安和之義。○氣，食物之精氣。○招，見本生篇。

先己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終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聽，利身平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塞不皇，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是故百仞之松，本凶

復於下而未極於上商周之國。謀失於胸，令困於彼，故心不得而聽得。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倍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強焉。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所事者末也。

○伊尹湯之賢臣，佐湯滅夏以成王業者也。○伊尹言天下本不可取，若其可取，必其身先有爲天下可取之處。○爵者，重視之意。大寶謂身也。○用新棄陳，吐故納新之意。腠理，肌膚之隙，通不閉塞也。○經文作「久」，因訛爲「及」。○詩曹風鳲鳩章語，戒也。正長也。正是四國，謂可長四國，當侯伯之任也。○反其道，反求諸己也。○人善謂人善之。○樂備，指人善君道，指反其道。○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則民以爲勝天。○能行義，則可利身。○勿身務利民而勿自利也。

生督正也；督聽，不傾聽也。清無爲而不欲，故能順性。○盡樂鄉，樂向其化也。○姦，害也。姦邪閉塞也。皇，同惶。惑也。不畏不至惶惑也。○七尺曰仞。○本根也。○商周之國，指其季世。○胸內也。○彼外也。○心謂己身也。○五帝，見費公篇。○三王，夏禹商湯周武王也。先教而後殺，一

作『先德而後事』，『盡事治也』。○功善也。

○五伯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也。

夏后伯啟○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

○后君也。伯啓亦作啓，禹之子。

○有扈，夏同姓諸侯，今陝西郿縣。

○甘澤，一作甘，有扈郊

地。

○六卿，六軍之將，即周禮之太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平時各任其職，戰時則

爲軍將，請復，請復戰也。

○五伯，諸侯。

○夏昆吾，夏禹之子。

○商大彭，商族人。

○豕韋，周族人。

○齊桓，齊國人。

○晉文，晉國人。

五詩鄙風簡兮，章語紺紺；執轡如紺，言良御。執轡致之，萬里猶織者之成文於手，動於近，成於遠也。
④爲治也。
⑤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
⑥躁疾也。
⑦子華子，古有道之士。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哀公，魯君，名蔣。

審己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掠雉而復釋之。[○]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達師，通師也。[○]以用也。

[○]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襲取也。釋之者，以擣取所得，雖得不知。

所以取之於己未審故也。○子列子姓列名鉞，周宋鄭人，有道之上也。○請問射之道也。○關尹子姓尹，名聃，字公度，為南谷關令，自著古曰關尹子。○客言不知射所以中者，未可與語射也。○守而勿失者，令守求己不求人之道而勿失也。○以所以然。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欲以免國也，臣亦有國也。○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眞岑鼎往也。○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

○岑鼎，鼎名；一作「讒鼎」，義爲疾讒之鼎；一說，讒通「耕」，岑諫皆言其高也。○反還也。○柳下季姓展，名聃，又稱展禽，字季，居柳下，謚曰惠，以正直稱。○韓國指信也。○可謂此能說矣。○一作「可謂守信矣」。

齊湣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

所以亡者，果何說哉？我當已知之矣。王故尙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潛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

○齊潛王，卽齊閔王，名地，一謂名遂。立四十年，燕合各國攻齊，兵深入，潛王遂亡。先之衛，後走鄒魯，及蔣，時楚將淖齒將兵救齊，相王，遂殺之。○玉讀如「玉」音肅，玉王相沿混用。丹一作「冉」。○已止也，言我知其故，當止而不爲也。○過謂不忠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匿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授今越王勾踐之後。

精通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麤靡，或薦^五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侈衣美食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四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四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行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

○兔絲又作『菟絲』，蔓草之一種，屬相連也。蓋兔絲初生有根，後乃纏絡於他植物上，根遂腐滅云。

○伏苓又作『茯苓』，藥名，菌類，生松林中，與兔絲爲二物，文以伏苓爲兔絲之根，非是一說。『伏

是三字爲註，全證人之文云。慈石卽俗稱之吸鐵石，四磨切也。五韜音近，真摯也。（六）賊害未及身，而人已相率去之，故曰人亦然。（七）侈衣美食不樂，言攻者將發，被攻者雖侈衣美食，亦忽覺不快也。（八）死指所親愛者。（九）宰主也。（十）四荒四表荒裔，言其遠也。飭正也。

養由基射光中石，（一）矢乃飲羽，（二）誠乎光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三）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四）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全牛，（五）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研，（六）順其理，（七）誠乎牛也。鍾子期，（八）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九）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市，（十）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所有財，而身固公家之財有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也，非石寒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惑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

○養山基養姓山基名春秋時楚之善射者羌兜之或體野牛也一作虎中石見石而以爲兕也。○飲羽飲矢至羽也。○誠專心壹志之意。○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之臣伯樂本天星名掌天馬因陽善相馬故稱伯樂。○所見無非馬者言其專心於馬卽見非馬之物亦以爲馬也。○庖丁司庖厨者一說庖人丁姓也。○雖見全牛心中已如從何處支解從何處開剥故云不見全牛。○廝同磨解牛極純熟刃無挫折故云若新廝研也。○理牛之肌理。○鍾子期鍾姓子通稱期名也春秋時楚人號爲知音者。○爲酒執釀酒之役也。○昔昨日也舍市宿市中傳舍也。○量度也。○身謂己也。○椎所以擊磬。○石謂磬也蓋磬以玉或石爲之。○豈必彌說言不待言而後喻也。

周有中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見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

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莫待言哉！
○亡失也。○內與納同，兩分，一作分形。○中心曰忠。

節喪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儀。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也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人之有藏於廣野，四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五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拊六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七壁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八也。九狐狸水泉，姦邪盜賊

適亂之患，此杖之生人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

○痛甚也；痛於肌膚，言重之愛之，較已身爲尤甚也。○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代死者慮也。

○重閉，既閉而不復爲人所動搖也。

〔廣野，猶曠野。〕

○非珠玉國寶之謂，言非視爲珠玉國寶而

必安之。

○扣从手从曰，與掘同。

○謂厚葬以致姦盜之難爲惑也。

○杖短柱也。

○得葬之

情，謂得所以葬之意。

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與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鹽，○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臺

濫^田舉^田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田棺椁數隻，^田積石積炭，^田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田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田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

○侈其葬指棺中物也。

○故事也。

○以用也。生者之所甚欲，指以珠寶爲殉也。

○言如何使死者安然免發掘之患也。

○五蠱古抽字。

○野人之無聞者，不聞禮義之鄙人。

○醜，恥也。

○言死者非其親故，無足恥也。

○此句下一說當脫「國」字，一說疑有「世」字。

○含珠口含珠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如魚鱗也。

○濫音鑑，^田一作^田。陶器名，以盛冰。

○舉同^田輿。

○木頭皆內向曰湊，頭也。湊合也。室，櫛藏也。

○彙，重也。

○積石以其堅不可入。積炭以其能禦溼，且使樹木之

根不穿進也。

○傳一作^田轉。○不可止，不能止其發掘也。

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輶，^田羽旄^田旌旗如雲，僂翫以督之，^田珠玉以備^田之，^田黼黻文章以飭^田之，引繩^田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

觀世，六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九則不可也；若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一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輶音椿（ㄔㄨㄣ）載柩之車。二旌旗屬。三翫音殺（ㄕㄢ）櫬翫棺飾也。督察也，謂著明也。四備充足之意。五黼黻文章繪繡之文也。飭與『飾』通。六縛引棺索。七言如行軍之整肅。八觀世猶炫世也。

九死死者

一民一作『身』

安死

世之爲丘壘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一也若都邑^二，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三，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四，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五。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壘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拊^六。』拊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拊之墓^七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八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拊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

○寶賓階，西階也。阼，阼階，東階也。○若都邑，若爲都邑之制也。○瞑與瞬同。死則久久無窮，故雖萬歲，以死之時期視之，猶一瞬也。四人壽短，而所爲常計及萬古千年，一若終不死者，故曰無窮者之慮。○死則時期無窮，故以無窮之道爲死者計，則得之。○扣見節喪篇。○國已亡矣，掘其墓，又何所畏，故曰無不扣之墓。○故國已亡之國也。

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忿讐者而逐之〕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逼奪鄉里之所忿讐者，而逐之，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錢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謂

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家扣，杜齊未亡而莊公家扣，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是也，其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

○不令民不良善之民也。

○官管也。不官人事，謂不治家人生產事業也。

○窮極也，屈盡也。

饑，與南同。盜，盜器所盜者，以盜爲食之人。

五求，舍便居，言就屋墓之附近而居之。微

音隱掘也，如穿隧以達墓所，藏空而外不覺是。

卒終也。

○堯葬成陽，故城在今山東濮縣東南。

發，陽，下，皆殺石。通財，通木以爲樹也。

毛紀，即一漢紀，市冀之市，在今山西。

毛不變其肆，

市肆無變遷，言不煩民也。

○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禹墓在山麓。

○變動也不經人往。

言無所興造，民不擾也。

○變其費，各其財也。

○阪與坂同，山坡也。隱音晉（云一）低下之地。合

○變動也不經人往。

山林同阪隰，言不特加封識也。

○人謂死人也。

○知愛人者寡，言不能儉葬，致死者不安，雖愛之，

少有知愛之之道也。

○東家者，宋文公之家也。家在城東，故名。文公厚葬，家被盜發。

○莊公名購，

——作贖。——僖公之父，亦厚葬而家被發者。

○詩小雅小旻章語。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渡河

曰馮河，一非也。謂知小人之爲非，他指不畏慎小人之危殆，以喻慮不及遠，近而易見者則知避之，喪

家亡國之隱禍，則不知憂也。

○不知類，言不知推類而及也。

○故反以相非，段一說爲審分覽

不二篇之文，誤脫於此，今從刪。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瓊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璧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季孫，季桓子也。

○桓子父季平子，意知之喪也。

○左從客，左行從客位也，時桓子有喪位，故用

子入門而左行

（三）璠音煩

寶玉名，魯君所佩，收斂也。

魯昭公爲平子所逐，出亡於外。

平子佩璠攝行，君事故死而喪主，欲以爲斂也。

徑庭，向庭直行也。

越級，越級也。

異寶

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穢，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孫叔敖，又稱蕪敖，楚賢相，相莊王。○利地，人所貪利之地。○地名寢丘，故曰惡。○穢，祥也。

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怒刺

④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⑤祿萬檜；⑥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⑦五員〔過〕適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

⑧五員即伍員，『五』與『伍』通，字子胥，父名奢，楚平王信讒而殺之，并其兄尚員奔吳，佐吳王闔廬，興師伐楚，楚幾亡。⑨楚之國名始自荆。⑩太行山名，連及今河南山西直隸諸界內。⑪吳在許東南，東南嚮而睡，欲令往吳也。⑫載與『再』通。⑬丈人長老之稱。⑭刺擰也。⑮絕過也。⑯族氏族。⑰周禮侯執信——讀如身，以人形爲飾。——圭執圭，言爵之爲侯也。⑲檜與『僕』通，音擔。（ㄉㄢ）平聲，萬檜萬石也。⑳二十兩爲一鎰。㉑丈人明知爲子胥，故作此言以拒之也。㉒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言人皆有爲，彼獨無爲也。㉓爲矣，而無以爲之，言雖有爲而仍無爲也。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予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龢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龢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物。○其取彌物。

○司城官名，卽司空。宋武公名司城，故避改。子罕，樂喜也，宋賢大夫。○搏黍，黍之搃成圓形者。兒子，小兒也。○龢，卽「和」。楚有卞和，得璞玉，——未彫治之玉。——獻之楚厲王，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刖其左足。武王立，復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又刖其右足。文王卽位，和抱璞而哭於山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王乃使人理之，果得寶玉，因名曰和氏之璧。○物，音粗（ㄔㄨ），上聲，纏疏也。

異用

萬物不 \ominus 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故國廣巨兵彊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

○一說據通篇文義，不字當衍。

湯見祝網者置 \ominus 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陽曰：「孽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 \ominus 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蜘蛛作網罟， \oplus 今之人學紂， \otimes 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 \oplus 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置設也。○收，一作「放」；一作「拔」。○蟻，音無（ㄨ）；蜘蛛卽蜘蛛也。罟，亦網也。○紝，說疑與杼通，晉寧（ㄓㄨㄥ）織具也。○漢南，漢水之南。

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四

○扣見節喪篇。○也，與邪通。○懼，音慈（ㄔ）；有肉之骨曰髓骨。○無不材，無不視為可用也。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間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

○弟子一謂子貢。

○荷以肩承之也。

○公卿也不存憲猶無恙。

○搏音付（ㄔㄨ）與扶聲

相近義亦通。

○杖步短步行不及步也一作杖步謂拄杖一行倍同背一身在杖前也。

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過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楗○也。

○古時行射，察其道藝，觀其德行，以明幼者之成長，射不中者飲罰酒，酒以養老——射不中而飲，則此酒非養老之酒，故射者恥之，必求中以辭見養焉。——故曰長幼養老○飴糖之清者。○跖盜跖，春秋時魯展禽——見密已篇。——之弟，日穀不辜，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一說，跖爲黃帝時大盜之名，以展禽弟爲天下大盜，故謂之盜跖云。○金足莊蹻也，楚莊王弟爲盜者；一說，莊王之裔，在威王時爲將軍，將兵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於滇池，欲歸報，會秦擊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滇，漢時始通中國。○楗音件（ㄐㄧㄢˋ）戶鑰也。以鉛黏楗，則滑易無聲，開閉易取也。

當務

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

○異人有干將者，作劍，其妻莫邪斷髮剪爪，自投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因名雄曰干將，雌曰莫邪。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亂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辨若此，不如

無辨。

○聞盜跖見異用篇徒跖之弟子也。○妄意圖內以意度人間間之凶吉多中也。○知時謂預知如何可盜如何不可盜也。○備說非備言以講疏之也。六王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見費公篇。○五

堯不傳天下於子丹朱而禪舜故曰有不慈之名。○堯妻舜二女舜不告父母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淫酒沈於酒也禹甘旨酒而飲之故曰有淫酒之意。○湯放桀武王殺紂皆以臣叛君故曰

有放殺之事。○五伯爭國骨肉相殘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亂之謀。○謫謂隱其過惡也。○敵音

確(ㄔ一正)擊頭也。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直躬以直道律身之人。○謁告也上君也。○言信孝之人且被誅國中尚有不誅者乎。○載

見異寶篇。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尙胡革？」求肉而爲。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

○卒同「猝」。卒，倉猝間也。○革，更也。○染，鼓譟也。○啖，音淡。○食也。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而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微子啓，微國號子爵，名啓。又以避漢景帝諱作開，蓋景帝亦名啓也。——生時，其母未正爲妃，故雖與紂同母而爲庶。一說與紂異母，爲紂庶兄，同母之說不足據。○中衍字仲思，名衍，又稱微仲。一說微仲衍爲微子之次子，嗣微子立爲宋公；又一說，疑有兩微仲，二弟子也。○一說受德猶言

謝之德，受爲名，德實非名云。

④置立也。

⑤不可而猶不可以。

誠廉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汚也，亦猶此也。

[○]丹丹砂也，磨猶化也。[○]漫與漫，同塗也。

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瓠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笑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脇商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之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之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

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諱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馬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④兵而保^④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④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闔，周德衰矣，與其竝^④乎周以漫^④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⑤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⑥以立其意，輕重^⑦先定也。

○孤竹，殷時諸侯國，姓墨胎，在遼西。

○伯夷，字公信，孤竹君長子。

○叔齊，字公允，孤竹君少子，孤竹君

愛叔齊，遺命立之，叔齊讓伯夷，伯夷不受而逃，叔齊亦不立，相從而去，國人立其仲子。

○偏[△]伯[△]偏於

一方之霸者。

○岐陽，地名，謂岐山之陽，今陝西岐山縣。

○叔旦，周公旦，武王之弟也。膠鬲，商之賢

臣四內地名次，旅次四內之次也。

○_二等三等之封土，卽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

○_一列同於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列爵也。

○_八保太保也。召公名奭，周之支族，故亦姬姓，食邑於召，

故謂之召公，封國於燕。微子開見當務篇，共讀如恭，其頭卽共首山名也。

○_九世爲長侯，世爲諸侯

之長也。

○_十相使也。桑林湯樂舞名。

○_{十一}私邑。孟諸澤名，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北，昔屬於宋。

○_{十二}閭鬲微子，皆爲賢人，不當有私與周盟之事，文未足據。

○_{十三}神農氏上古帝號。

○_{十四}時祀四時祭祀也。

○_{十五}無求無求於人也。

○_{十六}樂讀如洛，毛蘚音卑（乞），下也。

○_{十七}上尚也。上謀謂尚詐謀，行

貨行賄，謂與人私盟事。

○_{十八}尤，恃也。

○_{十九}保亦恃也。

○_{二十}明行以明將有翦商之舉也。

○_{二十一}文王妃太

姒夢見商庭產棘，武王發收周庭之梓，樹於闢間，化爲松柏棫柞，寤而以告文王，文王曰：

○_{二十二}召發於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_{二十三}說衆告之國中人民也。

○_{二十四}紹續也。

○_{二十五}任職也。不避其任，言

職之所在，雖艱鉅而不辭也。

○_{二十六}苟在，戀位之意；一說，在疑仕之誤。

○_{二十七}竝，一說疑立之誤。

○_{二十八}漫汗也。

○_{二十九}首陽山名，在今山西永濟縣南，伯夷叔齊餓死於此。

○_{三十}出，謂輕身去國棄生，謂餓。

死首陽。

○_{三十一}輕，輕身重名。

謹聽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諱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

則學周箴周上。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

○吐握待士，或以爲周公之事；一說，此形容語，本無其事云。○通痛之借字，疾也。○愉和也，易坦率也。夫指有道之士；下同。自得，謂使從容考慮以得之，不事逼迫，致所謀有失也。○因然而然，因其

以爲然而然之也。自言得蓋其所欲言也。○持守也。容量也。極盡也，盡其言也。

○以冥爲昭，以亂爲定，以毀爲成，以危爲寧也。

○比干，紂諸父，直言諫紂，紂怒，殺而剖視其心。○諱與悖同，逆也。言殷周不當亡，比干不當死也。不足以舉，猶不可勝舉也。○莫不也。過失也。

○知自以爲知也。○量度量。○數術數。○賢天下，賢於天下也。○試用也。○反性命之情。

反諸與物無爭之本性也。○五帝見貴公篇，三王見先己篇，成其治也。○逮及也。○周箴，周代之箴言。

○夫苟也。自念猶自誤，暮晚也。○學賢問，學於賢人而好問也。

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至○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羣，○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

不祥莫大焉。上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母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四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濱茲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一段，于本也。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至大也。

○聳敬也。

○惕懼也。

○秦滅西周，凡三十六年而始皇始爲帝。

文謂西周亡始皇未

帝時也。

○內一作上太公姓姜，名尚，其先封於呂，子孫從其封姓，故又稱呂尚。年老窮困，釣

於茲泉——水名，潭積自成淵，洛出今陝西寶雞縣東南之磻溪中，今人謂之凡谷。

文王出獵，遇

之，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太公望子久矣，因號其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①衆非一，故曰諸衆齊民，凡民也。

②勝其說周公見後精諭篇。③齊

桓公欲見小臣稷，一且三往而不得見，從者止。公不聽，卒見之而止。魏文侯戰國時諸侯名斯，段干木，段干姓，木名，魏人，守道不仕。文侯見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而與言，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無責吾禮，不亦難乎！』二事皆見慎大覽下賢篇，其文未選。

首時

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

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郢，○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

○首時，一作胥時。

○王季歷文王之父，勤勞國事而歿，未見尊顯，故文王哀思而苦痛之。

○有與

『文』通『夏』，音西。○一又姜里古地名，今河南湯陰縣有牖城，或謂卽其地，紂忌文王，囚之於此。○醜見

節喪篇。○時未可謂其時，紂尙未可伐也。

○事事紂也。

○王讀如『玉』。王門以玉飾門。

文王自羑里釋歸，作王門，示不與紂異，武王以爲辱。

○武王嗣位十二年，於甲子之日，與紂戰於牧野，紂

兵潰自焚而商亡。

○太公望見謹聽篇。太公東海上人，故曰東夷之士。

○太公釣於茲泉，○見

謹聽篇。○泉水北流十二里注於渭，故於鈞於渭。渭水源出甘肅，流入陝西境，合諸水東至潼關入

黃河，觀文王之德也。

○伍子胥亡楚至吳，○見異寶篇。

○時吳王壽夢三子，夷昧子僚在位，

一說壽夢庶子。○子胥欲見之，不得；一說子胥見僚，說以伐楚。王子光欲襲僚而已爲王，從旁

阻之，子胥知其有異志，乃改事光焉。

○王子光，王子名光也，吳王壽夢長子，弟從子，一說夷昧子。

○適猶是也。春秋事也。皆王子光之衣若子也。舊詩許諾也。雲搏斗，爭持子胥之手也。

是爲吳王闔閭。

方柏舉，楚南鄙邑，今湖北麻城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

山水而得之。吳敗楚柏舉，事在魯定公四年。○敗走曰北平昭王，楚平王子，名珍，時平王已死，昭

王在位。隨國名姬姓，今湖北隨縣。○郢，楚都，故城在今湖北江陵縣東北三里，平王所居；又有一郢，

則爲今江陵縣北十里之紀南城，楚文王所都也。○平王名棄疾，後改名熊居，曾殺子胥父兄，

見異寶篇注。——故子胥借吳師伐楚以報仇，及至楚，平王已死，遂射其宮而鞭其墳。

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畢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

○墨者學墨翟之術者，其術以兼愛尚同爲主。田鳩齊人。

○秦惠王名駟，孝公子。

○欲見秦王，留

秦三年而不得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卽得見，遠之而近也。

○聖一說，疑衍文，謂呂意泛言人云。

○尋古得字，形近訛爲「見」。

○如舜。

○如湯武。

○如太公伊尹傳說等三王三代之王者。

○或謂指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事，似未當。

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衆林皆羸；○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陽之難，獮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廄，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繅氏；○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主秀士

○后稷本官名爲后官，周始祖棄在堯舜時掌農事，因稱棄爲后稷。
○蘿葉黃蘆也。蘆方茂美，雖終日采之，而不覺其少，以其正在生長，采得其時也。
○子陽戰國時鄭相，驅氏之後；一說鄭君。獵音制。（史）獵狗，狂狗也。潰敗也。子陽爲政剛猛，罰無赦，有過而折弓者，畏誅，因獵狗之驚而殺子陽。
○高張國，國夏皆齊大夫。失『佚』之借字；失牛奔佚之牛也。高國受景公遺命，共立其少子荼，大夫田乞作亂，以兵攻殺高張，國夏奔莒，文言因失牛而敗，事未詳。
○嘆音莫（一正）嘆然靜貌。
○宮，一作『宮』。
○齊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後皆去之。困於天下，言天下皆不順從也。徐州古九州之一，在周時今山東安徽江蘇皆有地屬之。三國魏徙治彭城，其後遂以此爲徐州，魯所略取殆古徐州之一部分。魯以齊帝被困而取徐州，事未詳。
○邯鄲謂趙也。趙都於此，今爲縣，屬直隸大名道。壽陵一說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附，故被困，然壽陵未詳何地。按趙肅侯十五年曾起壽陵，是壽陵乃陵寢之名，疑趙以起陵寢擾民，故民不附也。繭氏地名。衛乘趙困取繭氏事未詳。
○黔首謂民也，以其首黑，故稱之。一說民以黑巾覆首，故謂之黔首。

權勸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

○殘害也。

昔荆襄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襄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誓！』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襄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襄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即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

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堅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荆襄王，楚共王也，名審，莊王之子。晉厲公，名壽曼，鄢陵春秋時鄭地，今爲縣，屬河南開封道。○戰時，晉大夫呂錡射共王中目，故傷。○司馬官名，掌軍旅之事。子反，楚之王，號名側，四聲童僕之稱。陽穀，一作『穀陽』，豎名也。○黍酒，酒之釀黍而成者。○些，與『訾』同，音紫苟也。——許，與『呵』同，爭謀，欲謀於人也。○幄帳也。○諸侯自稱曰不穀。○恤，顧恤。○與，以也。○醉，一作『讎』；又作『禍』。

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

實，而加以垂輔之壁，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晉公遷焉。於是虞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轎也。」車依轎，轎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

○晉獻公名詭諸，文公之父也。荀息，晉大夫。虞國名，今山西平陸縣之虞城。周武王所以封太子仲雍之後，又稱西虞。虢國名，十季子虢仲之後，在今山西平陸縣。乘轎，本古地名，以其產美璧，是以爲璧名。○屈產之乘，屈邑所產之良馬；以屈產爲地名。內府，府庫之在內者，所以藏貨賄也。外府對內府而言。五臯，本古地名，以其產美玉，是以首獻之物陳列於庭爲庭寶也。溫食之意，內宮之奇宮姓，之奇名，虞大夫以諫不聽，盡焚去虞。元，中牙也，種類也，喻其近而相附也。揭亡也，一說掌或作一揭，揭反也。揭疑揭之說。

中山之國有冉繇者，_（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_）爲鑄大鐘，方車二軌，_（以

遣之，冉繇之君，將_（斬_）鑿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_（諫曰_）詩云：「唯則定國。」_（我胡以得是於智伯！_）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_（斬_）鑿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_（弗聽，有_（頃

諫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_（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_）斷轂_（而行，至衛七日，_（而冉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冉繇之說塞_（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_（勝。

○中山今直隸定縣地。冉繇音裘（_（一又_）由（_（一又_）國近於晉，一作『仇由』，又作『𠙴由』，或

（_（仇猶_）（_（智伯晉大夫荀瑤也，道由也。○車兩輪間相距之度曰軌，方車二軌，兩車相並而行也。

○鑿，古暫（_（卫_）），小鑿也。堙，音因（_（一五_）塞也。_（五赤章蔓枝，赤章姓，蔓枝名，冉繇之臣也。

○逸詩語，言身有則者乃能定國也。○有見首時篇。_（釋之置之也。_）轂，車輪中心之圓木。山

中道發，故斷轂而去也。_（下至衛七日，一作九日，又作「至齊七月」。_）寒，不行也。_（先上也。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壘！』○觸子苦之，欲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質，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燕昭王禮賢下士，得樂毅，以爲亞卿，旋拜上將軍，以克齊功，封昌國，號爲昌國君。今山東淄川縣有昌國故城，卽樂毅封地也。○五國，秦楚韓魏趙也。○觸子，齊將；一作「向子」。濟，○濟水之上也。○齊王，齊閔王也。赴觸子至觸子處也。○恥而訾之，毀辱之也。○剗首鋤（石），削滅也。若汝也，聖家也。言不戰則削滅汝種類，掘汝先人之家也。○戰法，聞金則退，擊金則使退也。○

卒北，兵敗走也。○帥通「率」。秦周，齊城門名。允猶言汝殘餘嘒子之類。○美唐，齊閔王藏金之地。

貴因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竫音淨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三江松江婁江東江也，皆太湖之支流。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五湖太湖之別名；一說非一湖，且不在一地，太湖爲其一。○伊闕塞名，在河南洛陽縣南，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如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名。迥通也。溝迥猶溝通陸地也。邑方二里。都方二十二里，國千乘之國也。古者車皆立乘，故曰立而至。竫音淨正也。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馬至。」○對

曰：『巍懲勝良。』○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巍懲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也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期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也何敵之有矣！

○候視也

○岐周，卽周也，周初國於岐山，故稱

○焉至，若何之度也。

○謂小人道長君子道

○至若何之度也。

○謂百姓皆畏紂之刑虐，不敢出言也。

○駕加也

○虎賁，勇

士也，謂乘兵車之甲士。

○尤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會兵，而紂遂以是日敗亡也。

○用也。

武王至鮒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
歎我也！』武王曰：『不子歎，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
至殷郊，予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輶，軍師皆諫曰：『卒

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己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

○河南河洛道有鞏縣，縣北有山臨河，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鮒渚。河自鮒穴已上，又兼

『鮒』，稱武王所至之鮒水即此。

○膠鬲見誠廉篇。

○西伯，西方諸侯之長。周自文王始稱西伯。

神禹音掣（ㄔ一ㄗ）何也？禹至言以何日至殷也。

○第一『人』謂武王，已謂紂。

○不耕而穫。

言不戰而克也。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取宗也，能薄也。索取不善於其主。○存見首時篇。

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雖衆，何益！

○墨子名翟，戰國時魯人，——參閱首時篇。《墨者》注：——性好儉，而錦衣吹笙以見荆王者，因王之所欲也。○道見權勳篇。衛靈公之幸臣釐夫人，靈公夫人南子也。孔子聖人，乃因嬖幸以進身者，因靈公之所欲也。

察今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也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

○東夏東夷與諸夏也。 ○典法也。 ○惛，疑當作「惛」；「惛」，猶口吻不愉不悅服也。 ○倒，不順

也。○故見首時篇。

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

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將〔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⑤

○擇，一作「釋」。○陰，暮影也。○脣，與「餚」同，塊切肉也。○鑊，音穉（ㄔㄨˇ），金屬。○鼎，所以盛肴饌者。○調，調和也。

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⑥禡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環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⑦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

○表，坊也，坊，隄障也。澭，水名，未詳。○益，溢也。○圮，都城崩也，舍，舍也。言軍皆驚潰如城之崩，

釋曰：不變，因時涉也。○勸與詭同，異也。

流治則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淳，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二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鏽鏽；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夫成功名者，此先生之千里也。

○過務不當之事也。○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

鏡鑄即莫邪，見當務篇。于將注。鈞曠然皆駿馬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

○契與鉛通，音望（‘一廿’）刻也；一作「刻」。○爲見先己篇。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任物猶任事也。

先識覽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天地得豐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

○得其要，謂以德化也。

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主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太史令史官及曆官之長。終古人名。○圖法圖象與法典也。

殷內史向學○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

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委愛近姑與息。」姐也爲政，四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四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內史官名，或亦作「太史令」。向，摶人名，向，一作「高」，又作「尚」，摶，一作「藝」，又作「勢」。○

辟音內（ㄉㄢˋ）除也。箕子，紂諸父，名胥餘，箕，國名，子，爵名，見紂暴虐，遂佯狂以避禍。○姑婦也。息小兒也。四姐，音姐（ㄉㄢ；）姐已，有蘇氏女，姐字而已，姓有蘇進，紂大嬖之，惟其言是聽。○

紂剖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剝孕婦而觀其胎，是爲殺三不辜。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因是不服，賢良不舉，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城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其次之。」城

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命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踦，罔固無休息，淫靡康樂，歌謠好悲，翫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時田邑，而禮之，得史驥趙驥，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遣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葬，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

○屠黍，人姓名黍，一作餘。○晉公，晉出公也，名懿。○周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桓公，威公，名竈，桓公之子也。○比在晉猶言在晉之時。○不當不當所行之宿度也。○

出公之後，又近百年而晉始不祀，此亡者，謂出公爲晉氏，趙氏，韓氏，魏氏所攻，自是晉君無權，政

在大夫與亡無異故云。

中山見桓公篇。

一切騎是相觸也。

尤好悲好爲哀音也。

山義山

邑賢人也。

義齒一作錯疇。

史記趙驥二直人也。一作史理趙異。

物事也。

建音肆

(ム)下棺置地中也。

威公卒子惠公立封少子班於華以奉王室號東周惠公其父爲西周惠

公。

玉鑿音叨鐵去玄去一也。

惡獸名古鐘鼎彝器多刻其形以爲飾。

報更報償也。

白圭中山中山之主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白圭戰國時人善治生

必下一有忠字信作一言

下四句譽上愛上皆有必字

○無

辛必亡見本生篇

中山五制地與趙卒亡於趙——中山先爲魏所滅後尋復國而爲趙所滅。

晉悉舉國中兵距燕於濟水上卒爲樂毅所破見權動篇

造詣也。

去宥①

東方之隱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隱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④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慇，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慇，○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幸，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

○有與同敵也。

○見當時韓子關東人，一作郎射子，關地名，射與謂通。

○秦惠王。

見首時篇。唐姑果，一作唐姑，又作唐姑梁。○親，一作視。○少主，指嗣惠王者。○

憲誠之序，道也。不因其善而誠懲以待之，徒以其取少主而逆之。○史定秦史，其行邪亂國未詳。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郤，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

○荆威王名熊商。沈尹華，沈縣大夫名華也。○昭釐，楚公族。○好制，好自立威制也。○中謝，楚官名，蓋侍御之官。佐制，佐王立法制也。○細人，小人。○除，開通也。○以與已通。壅，卻壅蔽之義。言姦人之路已通，而猶惡其壅蔽，不可得也。○旱，乾也。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也。○度法也，即謂去其所蔽也，聽言必察也。

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枯梧樹之善不善，當自知之，不可因鄰父之請爲薪與否，始疑樹之善不善也。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①而束縛之間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更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眞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④矣。

○攫音攫（ㄐㄩㄢˋ）奪取也。○搏音付（ㄉㄨˋ）捕也。○別明辨之意，知無所蔽也。○天身也。

精 諭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者○也。

○先言者，猶先於言而言者。

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

○好蜻者，一作好漁鳥者○。居處也。

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

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目暮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

○勝晝一作『客』。無名一作王滿生。○疵病也。一作諫管蔡事，非謂翦商。○唱，同吻。

孔子見溫伯晉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晉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溫伯晉子，古之得道人。○子貢見先已篇，二作子路。○好一作久。○天符，猶天道同合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若以水投水奚若？」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則人莫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則人莫能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

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白公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名勝，封於白——楚縣名——故稱白公。○與見權勸篇。微言陰謀密事也。平王時，太子建被讒奔鄭，爲鄭人所殺，勝後返國，其庶父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勝欲伐鄭以報父仇，子西許之。會晉伐鄭，子西子期又以兵救鄭。勝怒，欲殺子西子期，故以微言爲問。○孔子知

白公欲爲亂，故不應。一說，孔子不應有與白公問答事，此本列子當爲寓言。○意謂微言若以石投

水，人不能知。○沒人能沒入水中者。○淄水名，源出今山東萊蕪縣。澠水名，出今河南澠池縣西。

北廣陽山。易牙人姓名，齊桓公嬖味之臣。○所謂言者，乃指仁義忠信而言。若所言爲仁義忠信之事，固可言也。○謂白公不得言之道。○謂不以陰謀密事爲言。○濡濕也。非樂之謂非樂其濡樂其趨。此以喻不知言之謂，不如不言。不然，將如求魚者必濡，爭獸者必趨矣。○法室謂司寇；一作

浴室，澡浴之室也；一謂白公奔山而縊。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四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齊桓公見費公篇。○管仲見費公篇。○衛姬衛女之爲桓公夫人者，傳以獨知桓公將伐衛，故請問衛君有何罪也。○仲父見費公篇。○燎音子一作子，一作火也。

晉襄頃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四弊邑寡君使大臣願藉途而所福焉。四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弘四謂劉康公四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一作美之事也，而客武色，殆

有他事，願公備之也。一劉康公乃敝戎車卒七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二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三襲聊阮梁。四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畏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

○晉頃公名去疾。一三塗山名，在今河南嵩縣西南伊水之北。二天子周景王也。三名周大夫也。四劉康公字季子，周王族，食采於劉，謚曰康，故稱。五柔嘉柔和美善也。六楊子未詳。七棘津河岸名。八聊阮梁春秋時三戎國名。

離謂

言者，以諭意也，諭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四國，無二道矣。

○言惑者雖惑，然其所惑之中亦有小智，昏暗之中亦有小明，因自謂不惑而終惑也。○幽周幽王名宮湩，爲犬戎所攻殺，子平王東遷於洛，爲東周，而西周亡。厲周厲王名胡，幽王之祖父，暴虐侈傲，國人叛而襲之，王奔彘以死。皆與離謂通。○者，與諸同。

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處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五可不可無辨，而以賞人叛而襲之。王奔彘以死。皆與離謂通。

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

○縣同『懸』相縣以書謂懸招訟者，爲之包攬詞訟，以倒亂是非曲直也。○子產鄭名相，爲鄭公族，名僑。令無縣書，卽禁止包攬詞訟也。○鄧析，鄭大夫，治名家言，致傳致也。○倚，依也，依縣書者之意以聽訟也。○言其倒亂是非曲直，無所辨别。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喪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皆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

○洧，音位。○洧水，發源於今河南陽城山東流至新鄭縣。

黨以告鄧析。○一作必無買此者。五言舍汝無從更買得此戶。○六比干，紂諸父，諫紂，紂削其心而死之。晉范吉射荀寅叛其君，袁弘助范氏，晉以爲言，周爲殺弘。以此，因其主不知。七箕子詳先識覽篇。商容，紂賢臣，以諫被黜。○四周武王崩，子成王立，年幼，周公旦召公奭輔之，武王羣弟管叔蔡叔流言於國，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召以此見疑。○五范蠡，越王勾踐臣，佐勾踐滅吳，吳亡，蠡以勾踐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遂去越他適。○六子胥事吳王闔閭，勝楚以強國，闔閭死，子夫差立，與越和，子胥諫，不聽，而賜劍使自盡，以革囊盛其尸，投之江。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七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々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補首需一日，一短衣也。若全之知便，大獄獻一衣，小獄獻襦袴，卽致之勝訟也。

○二目，一隻，因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子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

○言是人已數世事其君○言其辭雖強而能無理據以斷事則是非曲直倒亂矣○橋矯也。

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齟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

○淳于髡戰國時齊人滑稽多辯○從合從聯關東六國以拒秦也○有見首時篇○橫連橫使關東六國相率事秦也○王以其言自相矛盾故疑而不使行也○倕見重己篇○訛音紇○子一詔也周晉儀於鼎使目之其指所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以驗淳于髡特巧辨而言意相離致兩無

所就也。

呂氏春秋

韓謂

離俗覽

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

○妄苟，妄作苟爲也。

○繩，正也。

○斲削，繩律之意。

○神農古帝，姜姓，始教民作耒耜，興農業，故

稱神農；又稱炎帝。黃帝古帝，姓公孫，後改姓姬，又稱軒轅氏，以兵力服諸侯，代神農氏爲天子。

○舜

爲天子，其父瞽瞍爲庶人，因有卑父之謗。湯以征誅得天下，因有放弑之譏。

○要裏，音烏（一云）

飛兔要裏，皆良馬名。[○]繩墨，所以爲直之具。正材難得，故宮室不成也。

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棬棬[○]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

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嘲敵○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卜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誨，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誨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取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蓼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

無擇木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萬物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矜於得，而產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權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

○讓讓天下也。石戶之農，石戶地之農人也。○棬音權（ㄑㄩㄢ）；棬，自勞貌；一作捲捲。

○后見先已篇。四僅通寶；一僅力，言自寶其力，而卸責於人。○北人無擇，姓北人，名無擇也。

○嘲嘆之古文，一畝之間，廣尺深丈曰嘲，畝田六十方丈也。○已止也。○漫汙也。○蒼領一

作「清洽」，淵名也。○卡，隨人姓名。○務光人姓名，湯時隱士，一作「裕光」，又作「牟光」。○毛

伊尹見先己篇。○鴻臚辱也，一作「垢」。○鴻數音湖（ㄉㄨㄥㄕㄨ），頻也。○穎水出今河南登封西境

之穎谷。○夷遂成也。○圭位之位，天子之位也，一說之爲衍文。○莫，讀如「伯」，一說莫無伯音，疑爲「夢」之訛，夢音莫也；募水，不詳，一作「廬水」或「盧水」。○六合，天地四方也。○賴利也。○

羽釣浮也，言舜湯之行如釣，相時而動，動因其宜，不能超乎象外也。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載得矛，一卻而去，不自快。_○謂路之人曰：『平
載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載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
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載得矛，可以
歸乎？』叔無孫曰：『矛非載也，載非矛也，亡載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
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
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
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
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

○平阿，齊邑名。古軍制，家致一人爲正卒，餘皆爲羣卒。○餘子亡載得矛，亡己之載，而得曾人之矛。

○不自快，心不自安也。○高唐，齊邑，故城在今山東禹城縣西南。孤特位尊也。叔無孫守高唐之
大夫，叔姓，無孫名。_○亢責，當其責也。_○濟，濟人也。_○離，遭也。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莊子○自縕而上，冠丹績之袖，五東

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有可以加乎！

○齊莊公名光

○賓卑聚賓姓，卑聚名。

○壯子猶壯士。

○西白綸，自生絹之細者。

○五績，一說疑。

○續字鉤，音句（云口上）

領端也；一曰纓也。

○東布，東方所出之布。

毛墨，黑色劍室，劍鞘也。

○悵音蕩（力无）

揚音商（戶无）

揚然直疾貌。

○却退也，歿，「歿」之或體，歿卽「刎」也。

誠信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西已之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凍，地不凍，則凍閉不開。^西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

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竭，舟漆壞也；不貞，凶。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變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

○周書逸周書也。允信也。○滿猶成也。○言以空言爲賞，人亦信其不欺矣。○六合見離俗覽篇，皆爲己有。○五言制而不用，固爲他人所有，制而用之，卽爲己有。○開一說密之訛；一說當爲「闕」，闕卽密之借字，形近故訛。○開耳。○苦羸惡之義。○貞正也。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

國按謂當用壁之間，九曰：「用兵者，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時於故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汝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刦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曹，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集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於離國都五十里之地，立防以自固也。

○比關內侯以郊園之候自比；一說，侯當作「候」，言比

於關內之候吏；又一說，侯疑衍文，謂請與齊之內地相比，一切奉齊命云。

○曹，曹，一作曹沫。魯人，以

勇力聞。

魯莊公名同。

禹搏，見首時篇。

天

自承，自向也。毛言魯之國鄙，本與國境相去數百

里，今相去五十里，削弱至此，難以自保，亦終不免於死矣。

以鈞等也。是豈先王不如即勢，君前以

死。

允盟壇左右兩階之間，○禁管鮑前進也。○汝水名，在山東封於汝，言以汝爲境也。蓋汝南之地，本屬於魯，時爲齊所奪，故請復之。○齊襄公有位無道，弟糾及弟小白懼禍，皆出奔，糾奔魯。

小白奔莒，襄公被弑，齊內亂，魯莒各納來奔者於齊，小白先入——卽桓公——發兵拒魯，魯兵敗，殺

糾，故謂莊公爲仇。○九合謂桓公九合諸侯也有二說：一謂兵車之三會及乘車之六會，魯莊公十

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魯僖四年侵蔡伐楚，六年伐鄭，闢新城，爲兵車三會，魯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

年又會鄆，十六年同盟于幽，○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爲乘車六會，合得九數；一謂北

杏檉貫陽穀首戴寧母葵丘七會及郵幽各二會，凡十一會，而除去北杏陽穀以成九云。○匡正也。

壹匡，謂周惠王崩，太子鄭以弟帶寵於惠王后，懼不得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桓公因會諸侯於洮，以定王位，鄭乃得立，是爲襄王。○一說末句疑爲下舉難篇之首句，錯雜於此。

舉難

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瞻，○難瞻，○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寸之玉必有瑕璫，○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

○言舉人難得全，人物情固如此也。

○傷，毀也。堯不慈之名見《管子》篇。

○卑父見《離騷》覽注。

○四

貪位，謂禹廢舜子商均而代其位。

○責人以人，謂以衆人望人，不苟求也。

○節，讀如二節之節。

也。②任天地而有餘，以其德饒也。③贈足也。④失貌言人皆不與相親也。⑤瑞音攝（曳也）。

過之俗子，則璫玉病也。⑥取一，取其一長，不問其餘事也。

季孫氏劫公家，①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②魯國以訾。③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濁，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李孫氏魯之權臣，劫公家，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②言孔子欲諭以道術，則慮見疏遠，故受其養以便諭說焉。③以訾，因毀孔子也。④螭音癡。⑤若龍而黃，無角。⑥中繩見離俗覽。○濡與趨，皆人所不樂，然欲救溺追逃，不得不濡趨也。

魏文侯弟曰季成，①友曰翟璜，②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李克，
○季充李克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臘。」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
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以樂臘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

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勝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理無〕自然而斷相過，〔季充〕李克之對文侯也亦過；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李成〕一稱公成季，又稱魏成子。

〔翟璜〕戰國時魏人，一作「翟黃」，又作「翟觸」。

〔李克〕戰國

時魏人，嘗爲魏相，子夏弟子；一說受業於子夏之門人魯申。

〔樂勝〕一作「樂商」。

〔言文侯於

季成翟璜之賢不肖，且不能知，則以樂勝爲賢，以王孫苟端爲不肖，亦未必有當也。〔理無自然於理無自然而斷相過，〕理所無自然而以之斷其孰爲相，則過矣。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城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襄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

○孟晉，戰國時齊公族田嬰之子，名文，以好士稱。○白圭，戰國時周人，名丹，圭其字也，與先識覽所引者爲一人。子良姓卜名商孔子弟子。○田子方，名無擇，子貢弟子，魏賢人也。○段干木

見謹聽篇。

○讎謂管仲，仲爲桓公讎——見費公篇注。

桓公能以爲相，因霸諸侯，與用其讎亦

遠矣，言文侯較之桓公之能用其讎者遠不如也。

○公可，公意所可。

○私安，私意所安。

○三士

子夏等三人羽翼之，猶佐之也。

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忠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

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九）桓公得之矣。○

○寧戚又作寧遨，春秋時衛人，爲齊桓公上卿，後爲相。于齊桓公求進於齊桓公也。○任車載重之車。○辟與「闢」通，除道之意。○燭，音嚼（ㄐㄞ），燭火，火炬也。○撫，按也，按令止車也。

○爲見察全篇。○任，用也。○而與如同。○當舉也，一作「當此舉也」。○得之，謂得權而用

其長之道。

召類

類同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_一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_一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_一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_一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_四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強大，則無爲攻矣。_四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_四以服南蠻；舜卻苗民，_八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鷩有扈，_四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_四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微

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辟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

○比音避（ㄦ二）近也。○宮五音之一鼓大宮而小宮應，角五音之一鼓大角而小角應。

○有

見首時篇。○有見上。○唯治爲足，言唯治足止人攻。○攻之不得名，又不得實，其國雖强大，亦不往攻也。

○丹水水名，發源陝西家嶺山，入河南浦岸也；一曰崖也。○苗民三苗之民，古中國之

民族，唐虞時不服政化，舜因討之。○曹魏屈怒皆古國名。有屈見先己篇，古稱啓伐有屈，此言禹或

禹先已伐之也。○化變也。○元寶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礪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馬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鞭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鞭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鞭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也，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

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允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上階二等以見節儉。

○上尹池一作工尹他

○司城子罕見異寶篇

○犧曲也

言南家之牆，曲出于罕堂前，子罕不直

之也。

○徑過也；一作『經』；又作『注』。言西家之潦，從高下流，經子罕宮，子罕不禁也。

○輓音漫

（一）履空也，猶今鞋居。

○見誠廉篇

○利利其經吾宮也。

○衝衝車，所以衝突敵兵而

陷破之，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不敢來攻曰折衝。

○宋南有楚，北有晉，東有

齊，三國皆萬乘大國，故曰在三大萬乘之間。

○平公名成，元公平公子名佐，景公平公子名頭曼，子

罕歷相三君。

○明堂明政教之堂，古祀上帝，祭先祖，朝諸侯，養老尊賢，凡關於大典禮者，皆於此行

之，其制，自上古以迄唐宋，各有不同。

○茅茨，以茅蓋屋也。蒿柱，蒿所爲柱，周時德澤和洽，

薦茂大，因以爲柱。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諸○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遷伯玉○爲相，史鮒○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斮，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趙簡子○晉大夫，名鞅。○賂身親往見之義。○遷伯玉○衛賢大夫，名瑗。○鮒，音秋（古一又）；史鮒○字子魚，以直名。○子貢○見先已篇。○易渙卦辭。○儻音分（口占）覆也。

期贊

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

○爚與耀通。[○]火不明，則蟬飛去而不能得，故曰何益。[○]走趨也。

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四趙之兵，歿^一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①不伐，不果伐也。

②而汝也。

其言不義，謂十人言伐衛不義。

按：止也。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①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吾且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②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③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晉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輒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也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問：異門也，軾也。古時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伏於車前。文侯敬段干木，故車過其閭而軾。

○言

未嘗肯以寡人之命而易其操。

敢一說，疑衍。死與戶同

時往館之時，往詣其館也。

司馬唐秦大夫；一作司馬庚。

五

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①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②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

①吳干，吳國之干將寶劍也。②通，達也。③墨子，見費因篇。本句一說『墨子』下脫『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揚子』十六字，『哭之』下脫『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八字；一說恐因墨子泣絲事而誤。

周宅酆鎬，^①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墻於王路，^②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③至，幽王擊鼓，諸

侯之兵皆至，襄姫④大說，喜之；幽王欲襄姫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驪山⑤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襄姫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襄姫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⑥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⑦

○宅居也。鄆亦作『豐』。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鎬在長安縣西，皆周舊都也。○葆，一作『保』。○音禱（ㄉㄠ）保也。王路，大路也。○當，一作『嘗』。○幽王見離謂篇。○襄姫，襄國之女。襄國進於幽王，幽王愛之，廢后申氏而立爲后。○驪山，亦作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戎人入寇，殺幽王於山下。○說讀如『悅』。○平王，名宜臼。幽王后申氏所生，初爲太子，及襄姫爲后，宜臼亦被廢。襄姫子伯服爲太子，申侯宜臼之舅也，怒而引戎入寇，殺幽王，立宜臼，是爲平王。平王畏戎逼，東遷於洛，爲東周，而周室衰。○秦襄，秦之襄公也。戎之難，襄公以兵救周，戰甚力，及平王東徙，襄公以兵送之，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秦於是始國。○晉文，晉文侯仇也。戎寇周，文侯亦有功焉。

梁北有黎丘部，^①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②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③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④可問也。^⑤』其父信之，曰：『譖！是必夫奇鬼也。我聞嘗聞之矣。』明日端^⑥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⑦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孌子^⑧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①部，一作「鄉」。

②丈人見異寶篇。

③請讓也。

④昔也猶昨日責與債同貸也。

⑤可問也。

⑥逝，往也。

⑦逝，雙生子也。

問東邑人以證明之。

⑧端，準備之意。

⑨逝，往也。

⑩孌子，雙生子也。

察傳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

○玃音玃

○大猿也。

○過見謹聽篇

○鮑叔薦管仲於齊桓公，以成霸業，見費公篇注。

○楚莊

春秋五霸之一，名旅，一作侶。

○孫叔敖見異寶篇，沈尹筮，沈縣大夫名筮也。

○筮遊郢五年，莊王

欲以爲相，筮辭而薦孫叔敖，莊王從之，相孫叔敖十二年而楚霸。

○吳王闔閭之子夫差也，越王句踐滅吳稱霸者。

○太宰嚭，吳之太宰名嚭也，楚郢州望之孫，逃於吳，又稱伯嚭，一說昭侯之子，越始爲吳

敗，而踐賂太宰嚭以求成，嚭言於夫差而許之。伍員諫，不聽。夫差卒爲越所滅。○智伯晉大夫名瑤。趙襄子晉大夫，名無恤，簡子之子。張武晉人事。智伯武先教智伯滅晉大夫范氏中行氏，又教之求地於韓魏趙三家，韓魏與之。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攻趙，趙陰與韓魏合反攻智伯而滅之。○智伯見重已篇。○驗之以理，謂以道理徵驗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魯哀公見先己篇。○樂正官名，樂官也。夔人名，舜典樂之官。一足，獨脚也。○堯時掌天地四時之官有羲氏和氏，重即羲，黎即和也。○六律，律管之合陽聲者，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八風，八方之風，東風南風，西風北風，東北風，西南風，西北風也。

○益求人益求如壁者 公和謂也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

○求能之若此一說，疑求聞若此。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亥與亥相似。○一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子夏見舉難篇。○史記，記史事之書。○己，古文作己亥，古文作不。○經理也。○分明也。

○言因物情人情以爲所聞，則自得之，如一足之喪，穿井得人，三家渡河，皆物情人情所無，而不足信。

者也。

呂

氏
春
秋

察
傳

壅塞

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

○道見權勸篇。

秦穆公時，戎彊大。秦穆公遣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主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抒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主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

四

○秦穆公名任好，春秋時霸主之一。

○良宰，宰夫之善調味者。

○抒音紓，『口』挽也。

四言雖

善說者亦無如之何。

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誚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誚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王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死，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齊潛_王攻宋而滅之。○宋王名偃，宋至偃始稱王，暴虐無道，爲宋末君。

{候見貴因篇，誚。

與屈同謂枉殺也。○言以實情報則宋主將殺之，不以實情報，又恐齊兵至，因無備而死難。

○有見首時篇。

○言所從視之失，而非實情也。

○戴氏宋戴公之後，其子孫與宋同存亡。

戴氏之

所以絕猶言宋之所以不祀也。

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百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

○淳于髡見離謂篇。○道謂有道也。○謂危亡也。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

士，其寡不勝衆，數^四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

○齊宣王名辟疆。

○關讀如『轉』中關而止謂轉弓弦至半而止，不曳滿也。

○情情實。

○數。

道數也。

別類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革不殺。○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塞。五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

○言己所不知，即自承不知上也。○合藥而服之，能愈人病，故曰益壽。○葷，烏頭也，毒草。萬葷不殺，其理不詳。○鵝淖，音闊（ㄉㄞ），濡甚也。五塞，彊也。合兩淖則爲塞。言水漆相合，則堅彊也。○乾燥也。○火熾水流，故爲淖也。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

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③

①公孫綽，一作王孫綽，謂爲周人或衛人。

②言公孫綽之說之謬也。

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鎧，③堅則折，劍折且鎧，焉得爲利劍！』劍之情未革，④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_四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_五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①物音人（日人）去聲，與『韌』通，柔而固也。

②鎧音捲（日口卷），屈金也。

③劍之情未革，謂

劍之實情未更改。

四堯桀無別，

言不能別其爲堯爲桀。

五招見本生篇。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驚綠耳，○背目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固有不見也，晝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高陽應，高陽姓，應名，宋大夫，善辯；一作高陽魋。
家匠私有之匠人。
木尙生謂木猶未乾。

神撓，音闢（ㄉㄤ），平聲，弱曲也。

驥驚見察今篇綠耳，亦駢馬名，亦作驥耳，又作駢耳。

分職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_○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以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_○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_○造父御之，_○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_○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以佐之者，而

予其主，其主使之也。璧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之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鄆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

○素服，卽素位素守之意。○五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忿生——武王時司寇——也。

○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事秦穆公。○造父，嬴姓，善御，事周穆王。○樂已者，謂倡優。○規矩

准繩，皆器名，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准所以平，繩所以爲直。○墨之用與繩等，見離俗覽。○張

樹之小而造生者爲棘。先敬之一說，似當乙。④郭讀如『衣』，殷舊封國名，如周之岐、岐周見貴因篇。

白公勝得荆國，①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②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③入，乃發太府④之貨予衆，出高庫⑤之兵以賦⑥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齋，若梟之愛其子也。⑦

○白公勝，見精論篇。勝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

○石乞，白公臣。

○葉公，楚葉縣尹，姓沈。

名諸梁，字子高，僭稱公。○太府，藏財貨之所。高庫，藏兵械之所。○賦，與也。言白公愛財

而殺其身，猶梟愛其子，子長而食其母。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壯見之，且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衛靈公名元。○宛春，人姓名，魯人也。○履決不紹，履穿不補綴也。○福，一作德。○抵當也。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嘔嘔○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鶩笑決〔上棟〕焚棟，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嘔嘔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矣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

賤貴，交相爲贊。然後皆得其所樂。

◎上志古代之記載。◎無功無大功也。◎嘔音吁（丁口）嘔嘔喜樂貌。四竈突竈上煙囱也。決出露之意竈突外露燔薪不深入易致火災也。五之一說當作「己」。因比周阿附之意。◎贊助也。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
◎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未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未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未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未成，既足以爲諸侯長。

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薄疑人姓名，衛臣也。○衛嗣君戰國時衛君，以國弱，始貶號爲君。○句首有『予』字。謂

惟願以千乘國受教。○烏獲見重己篇，奉一作『舉』。千鈞三萬斤也。千鈞喻王術，一斤喻治國，言

王術可爲，於治國何有。○杜赫周人，周末分東西二周昭文君，東周之君也。

○鄭君，鄭穆公也。

○被瞻人姓名，鄭大夫；瞻，一作『詹』。○通達四通八達，喻其廣也。

